





嚴文靖公集卷之九

墓表

明貴州前衛經歷海峰顧君墓表

苑山壤界無錫常熟二邑而顧氏世以賞雄長其  
間為著姓至貴州君始益鉅君父承事郎嶽母蔣  
生丈夫子二人庶出一人君行居次名與清字子  
澄別號海峰其狀瓌碩不凡其性宏宕不拘其才  
亦磊落不羈父命伯子習儒業為學官弟子而以  
君有心計委治家產君遂日夜籌畫料穰惡算盈

縮程舉廢以予為取擇人任時人物歸之襁至輻  
輳歲掌鄉賦賦不虧而羨溢奉縣官役每犁然克  
舉内外公私裕如也然君心薄錢虜乃以其貲事  
結納遍餽遺諸通顯人諸通顯人莫不交口賢君  
會有 詔令秀民入貲補太學弟子君應 詔北  
遊太學太學奇雋數也君益折節廣締交諸附離  
之者一時為之傾心而君所善厚青雲之士乃林  
列四方矣久之選為貴州前衛經歷此直以資故  
非君所好乃貴州諸鈐轄大臣則業已知君因檄

君度田又檄監稅檄紀戎績檄對讀科場文卷最  
後檄攝視郡篆君所至輒辦勞勩茂著能聲籍籍  
獨以勾剔糧餉法稍嚴重為不便者所撻觖君乃  
嘆曰嗟乎此豈足以行吾志哉遂脫屣而歸君之  
子大棟者亦太學弟子才軼好事大率類君君雅  
好美居室燠館涼臺重薨複榭徃徃棊置而大棟  
又所謂肯構者爰闢怡老園以待君君歸得恣所  
遊嬉時節選聲伎具供帳邀集賓朋酣飲為樂睨  
視天下事無足罾諸意中而惟與造物者逍遙而

徜徉君有幼女諾余幼弟而余幼弟殤無何大棟  
卒君快悒不樂越若干年是為隆慶改元四月九  
日而君亦病逝邈其生為弘治丁巳六月一日享  
年七十有一君墓在盛塘亦君所自營君之孫文  
耀卜以君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啟君配華孺  
人兆合窆焉文耀自叙君平生偕其二叔大桂大  
椿謁余請表之君為童子即已負氣自豪人有睚  
眦之者飾重辜訟之官欲以誣讒君君父感頹懼  
為所穿君挺身就逮竟以理勝得直於是人咸畏

童子英而莫之敢犯初亦學儒忽走都下投帥幕  
拜武功爵銳然馳志伊吾之比謂麟閣雲臺業可  
立就以父命召還乃復棄之而其志固甚卓偉既  
而以其策施於家家則大起倍蓰於先人又以用  
於官亦類非縮胸選粟甘與時浮湛者惜乎位不  
足以稱其才而志所欲建豎竟鬱不得展也假令  
君當國初草昧之際必且攀鱗附翼赴功名之  
會以有耀於竹帛即使今號為上官者惟才是惜  
不局於資而責之備君亦豈儵忽遂已哉而其柰

弗遭何也吾觀史所傳范蠡計然及季布朱家之  
倫繫皆倜儻非常之人得太史公彰之而其名至  
今弗湮若君者可使泯泯無稱於世耶君事父竭  
力色養務悅其心志母早卒時痛之而厚其族事  
繼母周無異於蔣親喪致客遠近必集兄與潮無  
子以大桂為其後盜戕弟與洪君報其仇而撫其  
孤族屬姻黨無間踈逖賑施不絕及若濬河繕梁  
葺祠榭殍諸所殉義如驚此尤君行誼之大可表  
也文耀有君之略而善持以恭慎方仕為光祿監  
事文采翩翩是能不墮君之家聲者君可謂有後  
矣

明故誥封中憲大夫荊陽府知府陽涇袁公  
墓表

余昔舉於南宮見同榜中有青年玉貌而器度凝  
然大不類於恒者問之為誰則長洲陽涇袁公之  
子繩之甫也既而見其言動不亟不弛動中機宜  
心異之幸與之同袍及繩之服有官政為紹興劇  
郡推官以斷獄公平有聲因蕪攝餘姚劇邑而政

務畢舉被徵為禮部郎出刺荆郡副漚廉訪所至  
有殊績余第詫其德性才質之美得之天賦者特  
厚而孰知其一本之陽涇公哉公諱校字子授陽  
涇其別號少失慈恃能終養於其大母惠後母施  
而撫其弟寢食與俱有昔人同牢共被之義未弱  
冠為邑諸生蔚有才華譽起場屋間然家屬中圯  
至僦屋以居人且侮之有不堪其憂者幸遇郡刺  
史可泉胡公而始獲免于荼蓼居若干年幸有繩  
之筮仕而始沾上恩命封節推釋章縫繼以荊州

績考封郡刺史而金緋華其躬矣當是時繩之官  
漸登勢方赫承迎者日衆即公稍為炫飾封殖亦  
未有非之者而竟薄不屑第日延賓飲醇讀書問  
字愛溥於人而怨忘不蓄度斥其奢而禮執彌下  
余嘗為先殿學卜窆壞於貞山道公別墅覩其所  
居室宇蕭然僮僕器用皆蠹而朴余因問山人公  
所食御皆簡約不備出入一小艇或繪以彩公亟  
命抹去人不知其為封君也其後繩之提兵漚東  
當夷之方熾以有備無患論功當得遷顧為案一

吏贓墨者見反噬而去泐東人為不平立石紀之  
而公恬不驚即人有效翟公賓客為暄涼者亦不  
問其持重若此以斯而言公之德性材質本無不  
美繩之實夙稟于公而公之躬行又雅範之自繩  
之之幼以至其登第之日無非其所教者夫然後  
知繩之之不類于恒固其所自然也公大父某父  
某母某配某子祖庚即繩之孫某公生于弘治壬  
子四月初九日卒于萬曆甲戌十二月十五日壽  
八十有三繩之卜以某年月日葬公于陽山之新

阡既乞銘于其友太常袁公謂余年家且知公來  
徵表其行之大者夫余何以表之凡吏之績成於  
廉而廉者防檢必密彼行苞苴而靡穴可入未有  
不假謁其家大人與子弟而旁緣之者使其餌不  
幸而悞啣之則計中矣繩之固執法吏也在泐東  
日有部將以重幣投公曰吾無所干姑以為公壽  
渠意固嘗公耳而公智足以知之却不肯受嗟乎  
公真可以為法司之父準也繩之官稱備兵受寄  
于天子甚重而時屬軍旅倣擾機不容失毫髮為



人親者苟受部將之餽是令其下有所恃于吾子  
也有所恃于吾子則其受命也必不共臨敵也必  
不力雖其子從而法之而事已償矣此公所以必  
却之歟繩之以一儒生禦不制之夷而其下用命  
保固壤地無一殘破者未必非公一却之力也人  
則安能知之故公他美余不暇揭而第揭此因表  
之曰此吳却金廉封君之墓庶頑夫過其下而目  
之或神聳汗浹云

勅贈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古村瞿先生暨配

封太孺人秦氏墓表

昔蘇明允砥行績學隱約於眉陽垂至長公竟以  
文學列侍從榮聲當世歐陽子奉鄭國訓誨以無  
忘崇公遺教其後都罕樞本政府文章德業為宋  
名臣用是以觀積厚派光貽穀基曜士有起奧滌  
致青雲位高而名尊者原本厥始有不由家學之  
漸世德之流者哉按瞿之先自礪齋公義不仕元  
抵國初為御史周士良表厥墓世以守清白尚  
氣誼推重於邑里至古村君生而敏慧身瓠白眉

目踈豁少習舉子業一試冠邑士後以病不果性  
至孝事父遵隱公暨母鄒孺人唯謹正德間水潦  
頻仍業頗困時拮据奉養鬻故產幾盡乃投徒社  
里中資歲時脯修為朝夕湫澗費然器度夷曠雖  
窶豁如也師道甫六七歲躬課之讀書嘗指架上  
編示之茲先世所遺即贏金弗若也盍誦毋怠讀  
稍力復慮劬書致疾輒令少休暇其義方多若此  
類歲庚辰居鄒母喪哀毀踰禮嘉靖辛卯適遵隱  
公邁脾疾疾且逾歲君左右醫禱不少懈既營葬

事勞瘁備至無何即邁疾越癸巳冬遂卒配秦孺  
人裔出少游後既筭歸日與君共清苦時孺人裝  
貲頗饒既盡鬻之佐古村君備芳旨每上食必整  
食畢將其餘雜糲中取僅給仍不令舅姑知也  
古村君卒孺人矢志蹈節哀慕無休時嘗泣語師  
道迺父朝夕冀汝成今長逝矣將何慰乃父迨癸  
卯師道舉於鄉明年春首禮闈 賜進士及第每  
報至孺人喜且泣曰恨兕祖父不及見也是年秋  
迎養京師越乙巳

天子以廟建推恩制贈古村君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封母秦為太孺人方北面叩首畢見子婦循堂下拜賀輒泣然不止每製衣一再服輒藏篋笥時強之服曰念與汝父共貧賤久今不能獨富貴也師道傷其意不敢強焉初抵京恠師道不赴公廨事事師道告之故復曰汝盍圖報塞毋取充位為也每朝賀竟夜忘寢趨師道早入戊午秋師道被命主應天試事念母老憚行孺人即起語汝竊祿且數年惟以人事君可籍是報萬一今柰何

以老身廢大義汝第往既竣事歸適轉秩左春坊左諭德孺人喜甚然時見縉紳結軼相過執羔鴈者雲集復懼曰汝本海濱一儒生今起家文學歷玉堂晉輔青宮榮分過矣恐不堪也祿養垂十六年食無重肉衣惟布素躬以勤儉率婦子聞親屬有貧乏者輒慨然太息令歲出粟給三族不靳也御童僕甚恩有細過輒掩護之間有酗酒恣睢者裁令撻責傲其餘或時加訶譴其寬而栗若此古村君諱國賢字汝臣古村其別號云夫自古巖棲

鵠舉之士斷斷行誼終身無玷缺然沒迹窮巷或不能自表見於世至於婦德幽穆閨門靚深世又何以稱焉自非藉賢子孫以發揚先志而光大其潛德則其微烈必不顯著于人耳目鏡覽當世乘時邁會鴻漸天達而聲光章燁者不可具紀然要厥本始未有不由家學涵漬世德流衍而裒然顯也以余觀瞿氏先人之行其貽穀而厚積者哉彼其竭力祇事烝然效南陔之勤抱貞履潔皜然蹈栢舟之義夫婦操行若此亦勤苦矣然卒能課子

成功飄飄高翥以弘闡其舊學而聲施于後世則其先後幽顯視歐蘇前事頽不大相類耶然余又有聞焉蘇俗雅尚書畫士徃徃以是競名高古村君筆法遵古其字畫大類沈王風格然適意姑試為之即為之旋復棄去不靳名家棄美遺榮葆真守一高立埃壒之表有足多者自後世廢姆教而婦姓鮮明習每倚外財歸驕其夫家或至苦不能經事孺人家故高貲而歸事古村君竟能鬻奩甘糲茹儉而居勤爰至御僕調姻咸有繩矩尤婦德

之難也余與師道曩共筆札余從史氏後又與為  
同案近締姻好益知其家世頗詳故表于墓俾天  
下後世過者得覽觀焉

明廣東布政司叅議趙公墓表

夫氣節與客氣異吾邑益齋趙公賦性甚直魁岸  
傲儻有所不平於心輒露諸詞色之間與人語不  
枝蔓其說亦不樂人枝蔓之說人或無道觸之則  
張目叱咤直報之不為受然胸次坦坦不設城府  
居常更悃悞近人而無他腸即三尺童子與之接

亦未嘗不溫且恭也見齷齪輩所行事寧面加誚  
讓而不肯以口郵傳之掩人瑕疵若不聞知者蓋  
其意氣感慨則颺發霆震不少蓄藏及至紛解神  
怡則澄霄霽景無纖毫凝翳然則公之為人固不  
比夫選奕之徒脂韋其態以浮沉於時媿媿於俗  
而彼軒軒自豪卞急而復鉗忌恣睢迂物快已者  
正不可與公同日而語也由此觀之公非客氣者  
也乃氣節者也公成進士仕為江西贛州府推官  
被徵為南京吏部文選主事遷稽勲郎中擢廣東

布政司叅議其材譔籌畫所至效官事詳在狀誌  
中余不復殫論論其大者為推官時滑胥畏罪暮  
夜橐金若干獻公公婉却之明日竟抵於法其在  
南吏部也權門使所親要之謂能置公當路公辭  
之曰我素廉賂非吾所能且吾安吾分焉耳殊不  
欲驟於進也其人慙沮去公之止於叅議亦坐不  
能屈折媚人遂拂衣而還而方公少年時嘗有竊  
奔之者公拒不納此皆公大節之廩廩者也夫色  
人之所欲而公不為合利人之所欲而公不為取  
勢位人之所欲而公不為狗苟求豈非毅然卓立  
義貫神明者歟不然近時名臣若澹泉鄭公椒山  
楊公皆不可輕許可者而謂公有長孺子孟之風  
豈非公之立心行事有以動之歟而惜乎公今已  
矣公譜稱宋之苗裔公父永遠公珙以公貴累贈  
奉政大夫南京吏部稽勲郎中母顧氏贈宜人公  
諱承謙字德光益齋其別號生於成化丁未五月  
五日止於隆慶二年九月九日壽八十二歲公配  
蕭封宜人子四人長用賢娶張繼娶湯又繼娶陳

次用賓娶沈次用貴次用貞聘章女三人瞿恕孫  
尚德顧台光其壻孫六人體常聘徐體中聘陳體  
玄聘繆體亨聘吳體文聘徐體立未聘孫女二人  
王維城錢時俊其孫壻總之所與合好者皆宦族  
虞山之北桃源澗之阡公所葬處隆慶某年某月  
某日則用賢輩卜葬公之期也往永遠公嘗出粟  
賑饑賴活者甚衆衆為籲天願生賢子公實應祈  
而生而用賢舉於鄉其氣節類公行且繼公以顯  
公於前後可謂克光且裕矣公之與計偕也余先  
君適以事至都一宵人有所挾而迫先君公抗聲  
斥之乃不敢肆先君德公而時時為余述其所以  
此亦公氣節之一端也公致政家居先君與諸耆  
隨公杖屨結詩酒會甚驩而邑人擬於香山洛社  
之英余既雅敬公又因先君所德而謹識之不敢  
忘又於通家之誼有當圖不朽乎公者用賢輩請  
表公墓余得而辭諸

明故袁州府學訓導萬溪俞君墓表

余君之疾之革也余時養疴錦峰山舍聞而馳省

之君居隘巷中實不能容肩輿余乃徒步入其卧  
室見君形雖憊瘠而神則清甚尚與余評郡邑政  
務可可否否井如也既而曰我從此逝永與公訣  
矣敢以不朽我者累公乃就榻強起稽首再三余  
揮淚頷之君以隆慶三年三月廿九日辭世而君  
之子汝宗等奉君遺命衰經過余泣道君志會余  
病不能遽應而汝宗數數悲懇不替益力夫君之  
為人余所雅敬即微生前之托亦不忍默默况重  
以孝子之堅誠乎謹按太學王君所為狀余甥申

宮諭所為誌而撮其大端及所親睹聞者而為之  
表于其墓徃余在史館閱廷試貢士卷得君之作  
爾雅雋永則拔為天下第二人因延為塾師時長  
子治方髻君不以童子待之日所課督令亞經藝  
而崇道術正所趨向期于大成余私敬且感之蓋  
君少而學於舅氏長洲漕湖錢公長而學於崑山  
莊渠魏公錢公善屬文魏公以道學為海內士所  
宗而君皆有得焉君才甚敏捷數千百言援筆可  
立就不事結構不尚綺麗而惟欲不詭于聖賢之



旨遊庠時每就試輒居高列名聲蔚著弟子多從之廩餼有年乃貢入太學需選為袁州府學訓導君雅欲以道淑人所得於師者每遇同志輒娓娓稱說異同歸焉而訓導職在於教尤君所行其志之日每與表諸生日相劇淬無非身心性命之學而文事則其所兼也先是東廓鄒公過吳君嘗謁之得聞陽明王公致良知之說君在袁鄒公適又過之君又率其弟子謁之而表之士習為之丕變多所興奮若頃歲吳江令易君可久吏治卓然徵

入冬曹乃君所甄造中一人也衙舍讓諸其僚自居其敝陋者有司欲與葺之辭曰我于士無功而何忍勞其民哉表學膳金皆行免役法信輸于官君第取其正額餘皆不取諸士修脯之餽亦聽之弗較其貧者則或館穀之且稍資其筆札君天性峭直不能諂事上官又所為刑其僚所不能竟坐疾者所萋菲遂拂衣而歸夫以道學如君何難於掇取高第亦何難躡取大官而僅以諸生久次得貢仕又僅為儒官而在職曾未之久此其故何也

蓋君所撰述惟取闡說道理不皆循有司者之尺度夫既以理學自任則不肯為脂韋突梯毀方瓦合之行以求容于時其齟齬濩落雖君亦若有自致然者而君之為良士端人乃亦以此也君前在余塾余每朝夕食聞君雌黃近代人物歷歷可聽至論及奸回則面赤聲厲若將浼已者其好惡之正蓋如此一日作一書欲投之荆川唐公意賢唐公而責之甚備出以示余余竒之然謂唐公不必盡聽其意而亦不必帖然受也既而唐公復書大都如余之所意者而辨義利覈名實躬行力踐慎以率人唐公則顧諄復其詞以屬望於君今具荆川集中觀之可以知唐公而因亦可以知君君豈非有道之流哉惜乎九原不可作矣君諱國振字終玉萬溪其所自號父曰符毋錢氏以弘治丙辰十二月七日生君之先出宋御史中丞璵璵子侯從高廟南度遂土著蘇之長洲君之子姓婦壻則有狀誌詳之云

明故處士怡東顧君暨嗣室陸孺人墓表

始顧墓在邑均整里中業葬處士怡東君與其前  
配蘇孺人矣而虞山之北有新阡焉則君嗣室陸  
孺人與其子雲龍輩遷葬君而其後陸亦合葬云  
邑先達梓堂鄧先生每誌人墓慎所許可而獨賢  
君陸懿行則其子今進士雲程所自述進士并持  
之偕其兄兩雲龍謁余合表于墓余並賢之而為  
之表之云君諱早字希寅怡東其別號自其大父  
賢父江世居均整以資雄里中君至孝善事其親  
蚤歲親相繼即世君痛毀甚初居喪口僅入水漿

後屏葷茹素者十有餘年曰吾不逮養吾親風木  
之恨將終身焉而忍甘肉食哉每遇諱日輒鍵閤  
為孺子哀歷久不少替兄沒母視其嫂子視其三  
孤授之產而身任其徭其所婚嫁諸費多自君出  
居常賑人不贍甚已之私姻黨之窶者為衣之食  
之甚或田廬之沒無所主者則不問疏戚一有所  
聞亟樁之瘞之如梁津甃衢諸可便民者一切孳  
孳為之不後也君席先饒產歲長鄉賦異時賦長  
率巧機穿繁籠絡以恣所漁獵賦故有正耗耗之

浮正之虧也又匿官量用私量而倍其所收君獨軫民艱感然曰民困矣柰何又浚之即正賦歎弗能充輒捐已所歲入者補輸之不藉口於耗以病之有一奴妄溢耗數君撻其奴而立返其所溢自公量外不贖給以一私有以貧故售所居者君憫之弗却既昂其直以酬之又割已所居規其故基相埒而室其上使居之曰若與吾隣久吾何忍以拓居故令若遠去我哉里有構者謂君公平多就君直而兩心咸服有坐誣於官者君陰賂與直之而不受其所償賂君既彰有賢聲邑令而下爭禮貌之每屬以義後君慷慨力赴必濟乃已君於勢位熏灼者不輕曳履其門而君子善人則樂於暱就贄候醑讌無弗腆也嗚呼漢所稱孝弟力田有行義及所謂富好行其德者謂君其人也非耶而陸孺人出右族性穎慧中饋婦紅其所夙嫻內則列女傳等書雖未之習而徃徃默契其大指顧君先娶王生霽繼娶蘇生兩而孺人則最後娶顧食指且千而前異母子二人各有心孚之實難而

孺人婦顧時終季耳即能子其二子驩好無隙其御減獲量能而使無敢有儻芻些窳者其於家政之綜無論鉅細裕如也顧君諸所驚義多孺人所從吏而躬以織勤佐之業益烝烝起焉雲龍生三齡雲程纔四月而顧君寢疾遽革孺人籲天祈以身代筭且易顧君品隲前後諸子而總以保育托之孺人顧君瞑而孺人欲逝以從既乃重夫君所托而勉存為未亡人居久之役與侮頻仍而業中微孺人拮据經營以勉持之雲龍雲程漸長孺人

使就外傳而親為內傳日課其所誦讀而夜則篝燈績以伴之時時為稱說夫君生平及所屬望於幼子者冀以聳其心而激之使奮雲龍以病輟儒今為良士雲程則遂第進士克成孺人不負夫君所托之志蓋孺人實教之孺人之賢大率協于顧君顧君敦倫孺人亦敦倫顧君好施孺人亦好施顧君有露濡之感而孺人於烝嘗必躬蘋蘩以相不以他屬孺人自嫠居後不茹葷者亦二十有餘年顧君敬恭寡嫂而孺人為之加睦于沈奉已父

母生饋沒祀咸竭其力女兄寡則迎與同居而養生喪死焉待顧君前婦之戚屬如其戚屬其待諸黨多厚而尤惻怛於無告者至如梁津甃衢諸可便民者家人如以聞即其業不若顧君存時而亦一切孳孳為之不少衰於顧君也孺人宅心以慈而裊身以端其撫子也內愛而外嚴所啖惟糲所衣惟衲不徒事煦嫗令知人間窮苦也居常誨其子曰人有德於汝願汝勿忘人有懟於汝願汝忘之又曰與其上人寧下人與其先人寧後人繫皆

有道仁人之言而孺人能言之聞進士拜定海令未仕輒寓誠於道中曰吾雅所惡於官人者盛苞直以污點苛鞭箠以殘逞耳吾子若此吾不汝母也此昔傳循吏者所指為廩廩德讓而孺人能以勗其子是尤其識之踔絕者也嗚呼若孺人者即謂之有光於顧君可也而豈徒協其賢而已哉虞山之阡往堪輿家吉之謂後當有福蔭傳不云乎天道遠人道邇而余亦謂地道隱人道顯夫以賢如顧君如陸孺人設令終葬均塹寧不有賢後人

紆發其潛嫩耶而况其遭有吉壤也即其壤果吉而秀所鍾也亦天以其夫婦之賢而假口於堪輿家以畀之而迄于今驗之堪輿家殆不得而尸其功也進士稟粹於厥父母而熟聞乎父風飫佩乎母訓恂恂其衷遂遂其容實克蕪厥父母之賢而肖之為士則有學有文今且服官政則必有守有猷有為天子賢之遡厥本始而顧君夫婦荐被寵褒可立而待矣龍章輝賁奕葉嗣興而壤之為吉也其應亦寧可以數計之耶顧君夫婦生卒之期與其子姓男女之詳已具誌中余不縷析直為書其大者以俟復有驗於他日因示福以賢致而用風乎世之為夫婦者

敕封文林郎長樂縣知縣慕節蔣公墓表

天之道陰居大冬入伏於地山谷涸涸水澤腹堅其為氣也夫固凜冽而慘愴矣而陽乃潛蓄黃鐘之宮逮攝提協候孟陬圜轉則土脉煖融萌動蠢生而宇內萬物莫不訢訢就交鬯而闔惸焉惟人之道亦然曷不于蔣封君乎觀之蔣之先世籍常

熟夙著闕望所從來遠矣汝州刺史企菴公岳生  
思靜公拭而邑之文村季實亦右族思靜公娶于  
季生封君甫再閱禩而思靜公蚤世季孺人乃賦  
栢舟矢志靡他以撫育封君汝州宦廉家不饒鄰  
嫗數以糊口謀諷季而季不為奪封君有穎質季  
見謂可教教之齡六耳即令就外傳誠勿逐群兒  
遊戲封君雖童佩服惟謹長而為博士弟子下帷  
發憤研究經術蓋學既有成再試于南畿會季病  
卒封君痛甚亦病而業從是遂絀有子伯仲咸儻

敏封君則以經術授之封君之有聲於時也邑鉅  
室爭延為師而二子先後偕從封君以其所自得  
為其徒諄復而二子耳熟神會業日益贍邃伯仲  
以丁卯同舉於鄉其明年伯子繼第進士今方為  
比部郎而其季相業儒伯氏之令長樂也天子最  
其績原本於父即其家拜如子官而封君於是被  
褒命榮章服云嗚呼方節母之煢然廢居落莫艱  
辛冰蘖自茹形影相弔緬髦晝哭奄息未亡耳詎  
意得見子之能有立也子即能有立而數亦恒畸



肩文公集 卷九  
懷璞自珍獻輒不售亦詎意子顯遂顯及其身且  
諸子翩翩皆乘扶搖翬奮也在昔萬石五竇之倫  
人莫不相詫謂為隆赫而今郡邑中亦競豔封君  
孰知封君固非儻然致耶不有積陰而何能遽煦  
以陽春哉矧封君隱德類有非人所易及者初季  
已送思靜公返真則屬工模其貌以示兕封君居  
常恨不及事父每蒸嘗覲所模貌輒隨節母悲慟  
不置侍節母湯藥衣不解帶者經月躬滌廁牕不  
以委人節母存則自號順節歿則更號慕節順則

就養竭力愉婉盡歡而慕則陟降羨墻效孺子哀  
念節母苦貞顛顛以懷而兢兢以圖嘗因邑令馮  
公知己謁扁於楣貞節是揭夫馮公由給諫左遷  
足重矣而封君不但已也夙夜思請于朝而阨於  
弗遇弗果則乘二子偕計而首以屬之謂無論第  
與否此事莫大不可後也伯子則為具節母狀叩  
閭闔陳之而竟得俞旨旌表貞節云記稱一舉足  
一發言而不敢忘其封君於節母之謂耶噫孝哉  
思靜公有兄思誠公與其配譚憐季節守而無以

聊生為衣之食之封君乃父事思誠公母事譚又  
親暱其子世臣至捐先產畀之其女適袁而寡無  
子者則周卹其生死而沒身報伯父家不衰節母  
嘗鬻季宗田封君惻季式微意承節母歸季田而  
返其券眉州學正守約朱公器封君贅封君為館  
甥俄而守約公逝封君則迎公配終養而沒身報  
外父家不衰其他凡隸三黨及所親識有窮乏者  
封君徃徃縮已賑之視諸守財虜碌碌徒自營而  
屯膏悛施者薄不置齒類既受封絕無侈汰博衣

方履脩然山澤之癯每徒步與鄉人狎焉而曾不  
肯僂偃官司事干請郡邑間與人交無他腸即持  
論侃侃鑿鑿而越宿訊之輒不復記少嘗寓一所  
鄰婦有投珥欲奔者封君念節母何如人吾為節  
母子忍遂人失節乎密徙去又嘗夜宴客客醉遺  
裘金封君蹴得之為善其藏俟詰朝還之此尤長  
者事封君初不以語於人而人亦鮮有知者而天  
之默祐封君則多以此類也封君教其子非獨稅  
焉而已義方是率以正弗邪每遺長樂書述汝州

世清白謂當淬礪家法慎勿以纖賅自點所以迪  
之為循良吏者甚具長樂報善政有羔羊委蛇異  
等之效矣於是部使者騰剡交薦長樂治行弁于  
天下而坐直毅強執不能脂韋媚權勢人即璽徵  
乃僅官南曹人多以位不酬伐扼腕太息而封君  
見長樂過家則多所慰藉如云食味忌厚馳坂忌  
迅兕即不侍禁近何礙遠到澹與徐乃久道也信  
有味乎其言之也跡其教伯子者若此而它所貽  
穀於諸子者類可推已封君名世卿字元佐春秋

六十有六以萬曆五年正月二十三日卒卒之又  
明年為萬曆戊寅十一月二十五日比部輩奉繼  
母湯命卜葬封君于虞山陳家澗之原先是比部  
手狀公平生率諸弟棘欒詣余拜稽顙請余表其  
墓余既睹狀為之概於天之道也聞之夫天之禍  
福人也譬猶張弓然高下抑揚相為倚伏如吾前  
所云陰陽迭運而封君之顯於孤也固已徵矣然  
節母以淑封君而封君又以淑子子率父教敦善  
無斃少選伯終喪趨服官履斗躡台懋樹壯猷勵

羽熙朝而仲季亦且接亨霄衢駸駸焉嚮昌阜未  
艾此如肇發散于翁聚之後卉孳斯析蟄戶斯啟  
而駘蕩青韶茲直權輿其將來之進孰禦之哉孰  
禦之哉封君二配皆封孺人諸子伯即比部以忠  
娶周仲鄉進士以化娶徐季以行娶嚴以載娶歸  
皆博士弟子以仁娶施以遜聘程比部而下諸子  
姓婚嫁詳具志中蔣與余世姻而比部幼女則余  
為幼子濟方委禽封君諸懿行余亦不能覩縷而  
所為表焉者特其大者云爾

明文林郎滋陽令白岷桑公墓表

邑之著族有世行而文溯自國朝以迄于今不  
隕光譽者蓋莫前於桑氏而白岷公則所謂善繼  
而好行其德者也公物之十年余以病告還梓里  
未及表公墓又十五年公之季君大協即余乙卯  
歲典南都試事所舉者侔杭歸則墓木拱矣復再  
拜請而余之弗御子墨者復載閱期是余罪也有  
間因修缺事撮其大者表之公諱介字于石為處  
州別駕瀟齋公季子時桑氏以登第起者九人咸

有才聲而柳州悅則又傾海內望世所稱思玄先生者公之從兄也公幼敏能讀父書髫鬣即卓犖不群一洗統習甫冠廩於膠學必宗經傳談周孔蓋疊疊焉朝飧而夕夢不置也已輒試不售應貢卒業南雍大司成方齊林公甘泉湛公先後掌國子公則又疊疊焉條陳十二策如祀周公完六經等議皆青衿士所不能言者兩公交器之雖其時諱避不及轉疏而公之負才揚志即便欲舉萬物於鑪錘興雲霧於激滌翕者也歲辛卯舉於鄉再上

春官不售廼謁選授滋陽令令僅三閱月耳其措置有昔令所累歲不能得者公銳焉圖之念民貧而使車旁午一切上官之供亟言於當塗請以隸充二十七州縣均之豪倚宗藩橫剋田廬子女者法之至罷馬役歲棗之橫征活饑民以千計皆政體也以故民恨得公晚而豪者不能無啣於公公嘆曰是使陶公千載之上笑人寂寂也遂拂衣歸上官知其雅志不能俯仰奏改天河公曰吾願附陶翁耳竟不仕以老公性好吟其有感觸併欲為

而未遂者恒托之詩乃其器度坦直喜則笑啞怒則叱咤憂則吁戲無委瑣態故發諸聲律獨騁心機隨文合節耻前人優孟所交懽者必修正之士如其人相與商確今古纒纒弗休非其人即語客林立睚中如無有也而性至孝友事父母恭甚迨其沒也請於朝祀瀹齋公於鄉焉祔柳州主於廟而祀焉草溪南園二兄有恩也終其身父事焉以行誼文章裨身以行誼文章訓諸子若孫公之生平如是而已謂今之古人非耶夫以繫世承芳

而公且也才不以聲華動色淡泊潔已閉戶述作所著有吟史和陶等集十六卷與文衡山賡吟集二卷俱梓行於世未梓者又有理學會通五經問荅膚言諸書賢者之寄志誠遠矣彼其質行無當於君子即號冠簪而或有他長玉屑挫絲耳能成璋綺哉則白嵯公可風已公仕不滿德而嗣公後者無慮廿餘人乃季君大協復能守先人之志而訓子若孫皆英英國器天祚明德以綿祉於後令益光大其在斯乎余故表其封為德門白嵯桑先

生之墓而系之銘曰惟墓之石可磨可泐而公之  
修潔匪鏤而匪涅尚其識之以詒夫後之式家世  
生卒詳具狀誌中

嚴文靖公集卷之九

嚴文靖公集卷之十

墓碑

明贈禮部尚書瞿文懿公神道碑

明興以來吾邑中科第其中省元也始自某號施  
公而昆湖瞿公繼之其中進士第一甲第二人稱  
及第也則自瞿公始焉公自少竒穎不凡讀書過  
目輒成誦有所屬綴援筆立就若未經思公本世  
家而中微藉受徒束修以資其生而所設帳處多  
名鉅之族冊籍充棟公得恣所披覽皆了悟其指

義融貫腦臆而所最契悅者左氏春秋傳及蘇端  
明集而其間策略斷別諸篇尤其溺心焉者公於  
是以古調為時文迥越群輩每御史臺及郡縣試  
輒居最而群輩亦帖然欽服之讓以為弗如公既  
騰實蜚英而余後公而學公偶有所見誤謂可與  
則約余集邑中諸能文者數輩訂會于虞山北麓  
先宗伯李文安公祠中每朔望為時文七篇公腹  
笥溢出多不起草而又速若注射卷完獨蚤則以  
其暇上下于山巔水涯與余縱論侗儻非常之人

其志甚嚮往於叔向子產有願為執鞭之意而它  
若齷齪用罔之徒攫獵富貴逞烜赫權力為世俗  
所豔歎者殊非公意之所存也逮諸作既就哀帙  
聚觀公據理評隲之又誤謂余必且先發而數數  
以語於客是歲余果幸錄於鄉而公之登第也余  
既已承乏史官云蓋吾蘇先大學士震澤王公亦  
好讀左傳蘇集而時文獨擅其長海內膾炙宗之  
今論時文者以公與王公並稱則以其調之皆古  
而非若襲套者之徒冗長也公初除翰林院編修



遷侍讀遷左春坊左諭德遷侍讀學士掌院事遷  
太常卿掌南京國子祭酒事皆以久次得之再募  
而遷南京吏部右侍郎五越月而會世廟升遐先  
帝即阼簡用耆舊有詔召公為禮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公且行疾陡作部趣行甚公力疾詣闕  
請告上見公果憊則俞公所請而公於是歸梓里  
矣公歷官嘗奉使封鄭藩嘗管理誥敕嘗授中貴  
人學嘗主南京鄉試者一主武舉會試者二分考  
會試經房者三而佐南部時又嘗攝吏禮工三部

事其使鄭也實介恭順侯凡鄭藩所餽餉公悉却  
之而恭順侯效公亦一無所受世廟神明不遺遠  
密使詞狀恭順侯賴免於難而亟於公乎歸德其  
代綸命也陸中尉欲封及四室而公據彝典拒之  
暮夜有投峻辭不為動故嚴相當國勢甚熏灼公  
還覲自吳與談策倭而厲聲詰其議之不然至使  
色變口噤而一庭為之皆驚其訓豎璫也日取前  
代宦寺可為法戒者諄切譬曉之冀感其心弗納  
於邪其試文武士也所薦拔多瓌磊奇傑若今元

老淮南李石麓公省元吾蘇王荆石公乃其卓卓較彰明者而其他不愧師門之倫安可勝數其設教太學也一鑄解文法而以身為師誦弦雍雍實有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之風而士樂鼓篋莫不醉心嚮化其佐太宰計吏也不以平日迂已私隙而黜其司郎蓋公之為人心本忠厚而外則慙直居常坦易可親而苟非其人或媚不以義或雅無一識而強比之者輒面加誚斥不少假貸其出諸口者人若不能當跡其行事則又不苛繳初未嘗以

不能當之事加諸其人令失所而有嚙也憶余在黌宮時見諸生中以一前輩濫列賢祠乃倡為激論鼓衆攘敘其神位衆躓以為快而公獨默然良久謂何必乃爾大凡責人則易而責已則難學者顧自樹立何如豈可輒輕前輩耶度後日能自邁之否耶且予奪在上亦豈書生之所得專而况欲以繩人乃先自陷於浮薄此非吾所知也其平於持論無所猥狗即未遇時而鄉人已推之為長者頃歲政府承私鬻名器之後宜莫如去其太甚奔

競是抑以正士風而公輒移書李公悞或錮人此於博大之道固宜如此而母亦易地皆然云爾昔者夫子於叔向稱古之遺直於子產稱古之遺愛公素企此兩人由今觀之公豈徒曰古之人古之人而已乎吾邑東有昆湖而公世居其壩五世祖封兵部武選郎中湖隱公宗大生守之公欽欽生遵隱公玳玳生古村公國賢娶於秦以正德二年五月廿七日生公諱景淳字師道以昆湖自號志所居也而學者因稱為昆湖先生公大父父遵隱

古村二公被建儲恩贈禮部左侍郎燕翰林院學士贈大母母為淑人公娶於李初封孺人而至是亦晉淑人公年六十有三以隆慶三年七月廿一日卒而李淑人以聞上悼之先是先帝錄功纂修大典勞加俸從二品至是則贈公禮部尚書謚文懿賜葬祭如制嗚呼公可謂生死榮哀善始善終者矣公少見鬼燐叱之尋滅如狀中所述其事固甚異公之偕計至都也余訪之邸寓公為余言昨夢御筆畫吾面為一字此則公及第之顯兆一日

並轡長安道上公又為余言吾居距虞山數里吾  
微時乘舟入城忽見山浸川中草樹瓊瓏蒼翠鬱  
芊心恠之因遲遲其行及返自城而舟復經焉則  
水碧如故而山影無有矣此豈非公鍾厥山川之  
秀而造物者一露其機緘歟然則公之遇也夫豈  
偶然者哉公冢嗣汝稷以公廕入太學茂有學行  
率先諸弟祇奉天子恩賚營公墓於拂水巖之西  
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先期持太常少卿兩亭  
陳公所為公狀而謁余請銘其麗牲之碑公之齡

長於余余本兄事公公視余子治乃猶子而誤器  
之往公既顯矣乃為其季子求聘治女為婦而余  
辭之不能也今治女雖殤而公之忘分忘年自屈  
尊重類與後生講秦晉之交公之為長者餘可類  
推而余父子間實心德之夫以盛美如公驩好如  
公而余何能不載之於文乎夫誌公傳公者按狀  
已具而余所論多軼事皆平生親得於睹聞者雖  
猶未徧記而詞不一飾銘曰

吳之海虞滉瀆昆湖景浴輪珥秀翕蓋輿公稟靈

異生質敏慧詩誦窈窕時孩甫晬童非操觚麗藻  
春敷長而博通為君子儒古調時文舉世可冠知  
已未逢擲俾溝斷璞邁卞和驥遭伯樂遂掣大魁  
霄翥寥廓金馬玉堂鴻碩相將掌帝之制燁其有  
章公軀雖眇公氣則浩公氣雖浩公心則小介以  
持已貞白弗淄弗為勢收弗為利回毅然勁挺言  
貌侃侃接遇悛悛則削崖岸國是所繫強執弗阿  
施政則平溫然寬和少聞虜警食不下咽人咲謂  
迂公志乃別自任匪輕日省兢惕動畏名義凜守

範型所推轂士類多名彥文武布列極一時選以  
人事若濟濟勵翼原本所自實維公績帝心簡在  
召之登庸公感奮焉趨赴惟恭素所蓄積欲從此  
展遽苦豎侵莫克弔勉乃乞骸骨帝允其奏得正  
返真用實未究天子曰嗟失我良臣我有卹典頒  
自紫宸以贈以謚以葬以祭褒寵渥恩罔不備致  
虞巖之陽公臯斯藏天休有耀地運無疆

明潘藩教授趙川蔡先生墓碑

滄水之陽有原焉畢如鬲如為永年縣之吉壤而

潘藩教授趙川蔡先生之新阡也其伯子學憲國  
熙率其二弟卜萬曆己卯陽月初吉奉葬先生先  
是狀先生行徵余銘其麗牲之碑學憲之守吾蘇  
也其烝烝治行號稱天下第一人嘗輯守令懿範  
以示余其意謂吏貴儒不貴俗以故其所右者公  
儀休公孫僑之屬而龔黃輩且亞之余善學憲稽  
古得師而遠有所宗乃今讀先生狀而昉晤學憲  
固取諸家法云狀稱先生甫七齡而喪母母遺令  
必讀書先生衷佩之無何不介不贊謁里師學里

師異之及長乃從名儒盧貢士遊而學日益力都  
試者遴充弟子員試輒前先生廩餼有年以明經  
貢如其師盧君歲己未余校士南宮得國熙推轂  
第進士拜戶部主事三載績最例得封先生而先  
生遜不受也欲自樹以見志筮仕河南輝縣學訓  
導遷開州學正兩學皆先生所葺各屬國熙記之  
而其意皆主於明正學淑身心以風厲弟子拔其  
雋異鼓舞絃誦而士多感奮科目踵發擢藩府教  
授而先生於是屣脫矣先生性明敏事至猝辨嘗

稱士君子處世一日當任一日之事若徒安飽是志無所事事直天地間蠢物耳非夫也既歸田乃日率家人務本力作終歲勤動矻矻不休所居傍有市集蕪廢已久先生白於郡邑而復興之并議立義倉以備賑行鄉約以厚族郡邑躓之謂一舉而備三善諸不狃於不為多此類也初食貧時環堵蕭然午尚未炊而先生讀書自如不芥蒂意中及子貴已且宦而粗糲是甘不異疇昔家人即進以腴綺輒却之曰吾不以恣口腹欲而暴殄為也

自奉甚涼節縮僅給而義之所在則好施如鷲與族人田各數畝而里中多待以舉火者親友婚喪匍匐往助人有請貸量力應之即負之亦不責償先生不煦嫗狗物而中實坦無城府人或睚眦之先生亦能容之而移時即覘消每以道誼勸率鄉人有就先生質成者據理公剖之不肯首鼠兩端而保愛之意常溢邑禮為約正即黠夫悍子亦多心服向化里中有李節婦籍孝子先生為拜其墓而表其閭僕有竊續者人告之至再而隱之不發

曰此僕事我久吾何忍以一青而遂棄之蓋淑慝  
之間好惡甚嚴而善善則尤其所長云余觀學憲  
自通仕籍淬礪貞白龜勉夙夜所至鼎革綱紀犁  
然其蒞吾蘇苛賦是蠲冗役是削燕聘饋遺事取  
成禮惟休養生息之為急憫吳族惰窳則痛抑其  
醵會遊宴而導之食力憫吳族侈汰則痛抑其奇  
裘哇麗而導之崇儉為備旱潦則置常平倉為興  
教化則郡建書院而鄉置約所簡耆英集衿髦而  
躬督誨之談說經義講明心學亶亶諄諄有味乎

其言之而俗遂為之不變逮晉兵梟閱伍繕艘  
堠轉餉糶豪戢猾弭寇遏萌肯繁動中而游刃餘  
地搃之本仁祖誼經文緯武之鴻喆也按厥狀中  
最先生大都謂其勤苦清約之操足以儆晏安而  
戒淫縱其慷慨激昂之氣足以紓急難而振頹靡  
其嚴毅果斷之才足以決猶豫而集事功其寬仁  
含蓄之量足以釋怨嫌而結息信之數端者良可  
槩先生而孰非身教學憲者耶且也先生之言教  
又有足多者即燕居諸子常侍立移時言動稍錯



辭色必厲訓使實學勿事涉獵以為常國熙將莅  
蘇命之曰天子付若天下名郡若仰承德意悉心  
為生民造福吾願愜矣蘇守直已行志不肯翫法  
以徇部使遽飄然拂衣而歸先生以書趣之謂明  
哲見幾聖賢之所貴也蘇搢紳送守為咏以詩曰  
誰能教子輕華紱實高先生云守既抵家則以繼  
徃開來之業望之令無作空談至謂愛身以慰親  
善持以杜釁皆指為切務戒不可忽先生遺簡具  
存國熙每撫之流淚焉國熙起家再守蘇歷今官

而所至卓然有聲蓋先生實成之所謂有是父有  
是子也非耶先生永年人父芳娶于王生先生名  
某字某初號東林更號趙川學者稱為趙川先生  
晚歲習禪學于葆真園中生于世者春秋六十有  
八其辭世也令侍者歌曲曲竟而瞑先生有遺可  
徵也配李初封安人加封恭人子三人伯即國熙  
山西提學副使娶郭贈恭人次國相娶郭次國賓  
娶曹俱邑庠諸生先生世系及子姓婚姻其詳具  
誌中銘曰

儒以士儒以仕士成已仕成人之子而已之子亦成其士與仕士則為君子儒而仕則為儒吏遡厥穀似曰有攸自壁藏溢原鬱鬱葱葱乃萃佳氣行見龍章閭闔來賁褒詩禮之芳傳晉寵贈之巍位而豈徒以儒終始者耶

### 竹泉王翁墓碑

夫有生必有死必至之理也而邑有高士曰竹泉王翁者能洞識乎是自為壽藏虞山西麓列奇石為屏旁樹萬松建精舍其中決渠引泉流而環之

其地枕山瞰湖上下映帶蒼翠蔽虧曠衍幽閔信可樂也翁合而題之為雲林蓋效述倪迂氏所自號而人亦遂以儼之謂真相後先云翁甫耄即畢婚嫁移家居之日夕登臨嘯歌待天年之終翛然烟霞怡怡自如殊不復戀戀埃壒囂華而以死為諱也余之奉使還也與家君訪翁雲林翁持所自叙生平大端屬余際吾存也誌之余視翁貌視棄人世如視屣脫無秋毫感心者昔有人自為壙既成時時引賓朋入飲遊之亦有自為文先屬續自

祭者余嘗達之而以謂今之世或難有其人嘻乃有翁哉翁豈儕俗者乎翁之先君子西巖先生早棄翁翁乃殖其家王巨姓故稱素封及翁而較著翁好博觀群書遇古人行義高當意者輒慕嗜為媿媿誦不置既乃法以行事家君與翁交最驩翁齒尊蓋予大父行家君必叔呼翁翁忘其年也輩視之余髫時家君每歸自翁家輒談翁教其二孫事時翁二孫亦髫耳顧雋穎綴文多驚人語日侍翁翁訓之甚嚴必以義方即坐作食飲頃刻必以

禮家君蓋引以勗予予以故數聞之而他日閑居又時時稱翁謂不可易及予不能殫述述其大者正德間歲侵道多餓人翁思以活之於是棺其轉死者以粟募餓人持而瘞之蓋兩俱賴焉時盜起翁密廉其魁召與要曰若等所為直期不餒耳即餒死孰與扞法網死吾少給汝旦夕費活汝汝勿復嘯聚自取戕戮可乎其魁感泣拜諾而去其黨立散狄沅江為吏廉貧不能辦所居為買屋以居邑治失庫金千餘邑大夫以為虞翁感然曰安有

子民不急父母者乎即出自橐中藏如其金數白  
邑大夫充之一日道見遺金拾而懷之尋踪跡亡  
金人覈得其情還之而翁乃復自評吾尚不如管  
幼安也客曰幼安揮金信賢矣如其心果不以自  
計而以便人則還之與揮均求仁而得仁又何叩  
頰焉而翁終不以自多而且以伐也初雲林有樓  
額曰萬松一夕夢神人謂曰若題樓乃竊吾號乎  
翁明日以告客客曰聞之武林蓋有萬松嶺云而  
宋忠臣岳武穆王之墓邇焉神人殆武穆王非耶

翁即為貌王而祠之樓中居頃之有一人持一香  
爐來中有款識紹興己丑秦丞相鑄乃奸檜故物  
也翁喜即重價購之因鑄一檜像跣爐足間戴而  
獻之翁既定居雲林日欲登茲樓念褻王乃移祠  
於中峰僧舍又約好義者置祭田永祀之而家君  
亦與焉其事具翁季子經歷君所誤記中蓋翁雅  
嚮往於王且不平於奸檜之所為也有概而即奮  
云其他見義欣赴多此類也翁葬其先君子及歲  
時伏牖展祀先廟期必誠信勿悔其毋陳太孺人

壽逾九十而翁亦七十矣晨暮問安視膳猶尚勤也  
也不少衰止人以方於老萊子翁性冲約不喜靡  
凡言動必以禮自飭教其子姓與其族人肅而有  
儀一如其教二孫者所居無華飾然紆雅有逸致  
園池臺榭芳卉美石即別業亦有之不獨雲林為  
然遇古圖史器物亦輒購得客至常出觀以娛然  
寓情耳不溺也平生不信機祥不禱鬼神有所如  
或有所興築家人告蠲吉斥不為荅即堪輿所綦  
忌直冒不避而終翁之身竟不聞有所為崇于是

里中人相語曰吾事神謹矣殃不必免王翁未嘗  
媚神幸福壽康寧巫何為者哉蓋徃徃而化焉翁  
善既彰聞於是邑大夫欲有為者輒延翁以諮至  
或造其廬禮焉邑治旌善亭蓋被旌者僅四人而  
翁之名首列其間每舉鄉飲必邀翁大賓翁雖辭  
而人則咸曰莫如翁宜翁初為江陰人翁配徐孺  
人常熟之自出也翁為徙家為常熟人而徐孺人  
甚賢克左右翁伯子曰授縣學生其著述逼命騷  
惜乎殤也有遺子集方傳於吳中仲子曰撫南京

太醫院院判而南京羽林衛經歷曰揖則翁季子  
即記武穆王祭田者也再季曰按亦博雅君子余  
前所稱二孫一曰積即翁伯子遺以集者一曰穆  
院判子俱以文學有聲他則誌狀詳之咸號彬彬  
云而翁先墓在顧山翁欲子孫識不忘方即雲林  
別樹先德之碑余曩訪翁雲林時翁年已八十猶  
張讌坐語至夜分既而親視予浴予恐其過勤也  
亟請就寢翁曰數載之濶得今夕良晤我誠樂忘  
倦明日早起復談如昨予既鼓返棹翁又親作書

投予更繼以詩詞旨隄溢類盛年作者予訝嘆以  
為此胡者百年之徵即翁母壽最高翁不又逾之  
耶以是雖承翁生誌之屬然尚少湏也而翁乃忽  
已矣予雖誌翁墓也翁不得而見之矣嗚呼悲矣  
翁訃至京師予誠為愴恨者兼旬既而經歷君寓  
書於予欲畢翁志表翁行墓道予既雅重翁又夙  
所諾也宜復何辭則為書翁大端而系之以雲林  
之歌使展祀焉翁名澄字文潔自號竹泉居士翁  
後顯矣蓋賁命行及天所以篤翁又將於是乎在

其歌曰

雲林兮巖阿峴岨塊軋兮石嵯峨樹輪相亂兮縹  
叢柯蘋草霍靡兮雜青莎麝麇兮騰倚紛慕類兮  
漉漉若有人兮山之幽服薜荔兮蓀蕙綢被琳琅  
兮鏘鳴瓊攀桂枝兮心淹留荷蓋兮葺室蘭橈兮  
荃壁辛夷楣兮椒堂衡芷帷兮葯房鳥啣嚶兮屋  
上水潺湲兮廡下雲迤迤兮承宇被歲蕤兮璫之  
圃山中人兮忘歸愴逍遙兮容與日吉兮辰良瑶  
席兮既張壽宮兮繁會大斗兮挹漿靈連蜷兮儵  
來蹇欣欣兮樂康愴恍兮騁望儼盤旋兮洋洋遺  
夫君兮三秀建芳馨兮未央

行狀

顯祖慕杏府君繼祖母顧孺人行狀

訥為史官竊祿於朝考績者且三矣往年冬有繼  
祖母之喪訃聞既為位哭乃疏請于上曰臣祖衡  
之卒也臣父恪且卜葬會臣竊廩食于庠又明年  
臣舉於鄉又明年臣奉制詔讀書成均者三年臣  
父於是覲臣領陛下恩然後共舉臣祖大事令有

光寵也乃權厝臣祖柩一密室以湏既而臣上南  
宮對陛下制策陛下則親賜臣進士第出身俄而  
選入翰林為庶吉士者又三年及授史官會陛下  
覃九廟恩於是臣父幸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如  
臣官而臣母呂為孺人會榮藩請封陛下又命臣  
奉節冊以行使還且陳烏烏情事會又有師命不  
敢以請也今臣繼祖母顧新卒當與臣祖合葬詎  
不可復緩臣誠乞歸贄臣父舉大事用侈陛下之  
賜伸臣父夙志唯陛下幸哀憐許之制下吏部吏

部以訥九載滿近不過兩月資且當轉秩為閣其  
疏不覆居無何訥又懇疏上吏部知訥意堅遂覆  
奏天子乃報曰俞於是訥遂馳歸卜以嘉靖癸丑  
正月二十六日與吾父奉吾祖慕杏府君暨繼祖  
母顧孺人柩移厝新塋遇吉而即葬焉訥謹稽顙  
泣叙其行實嗚呼吾祖慕杏府君故蘇州吳縣人  
唐給事中穴之後也勝國時有為海道萬戶者明  
興徙富民實京師吾宗與焉其在吳縣者多負氣  
任俠好為豪舉自封刑部員外郎仕儀府君遭火



燬甚而家始中微家牒亦散墜至其孫種杏府君  
乃徙常熟仕儀府君諱某於吾祖為曾祖種杏府  
君之父為廷玉府君諱某而吾祖之父則種杏府  
君諱某者也種杏府君業醫且市藥故以種杏為  
號或贈之詩曰富春山下隱君家留得雲仍種杏  
花十里香風消病渴到門何必問丹砂而種杏府  
君素誠直人好以古禮自持晨暮着一冠即燕私  
不脫去顧獨不喜華飾不喜世俗習為浮薄娶於  
朱生二子長諱某吾伯祖培杏府君次即吾祖某

字以正而朱孺人性潔齊顧第稍嚴吾伯祖大較  
類母吾祖大較類父而父與母所鍾愛大較亦各  
隨所已類然吾祖絕束髮而種杏府君乃棄吾祖  
卒矣種杏府君病時吾祖日籲於天祈以身代既  
而質所吉凶於神則藝二香其臂自昏達曙以動  
神聽臂癢積久不滅世俗婚期將及而會有大喪  
往往奪期以婚恐後時且可縮費也而種杏府君  
之卒或有以是力諷吾祖者吾祖泣曰父死之謂  
何而忍以婚議為執不肯從竟苦塊處者踰三年

而後婚初卧種杏府君柩側夜忽有聲吾祖呼父  
而號曰大人胡弗寧令兒悸耶是後竟喪寂然吾  
伯祖娶於葛葛亭山鉅家也裝送有貲陸省祭以  
女妻吾祖是為陸孺人既來歸伯祖則欲析產以  
居吾祖莫敢違於是廬取其敝田取其下器取其  
初遂析以居無幾微介於心故亦無幾微鞅鞅於  
辭色而陸孺人淑且慧者也於是亦即所裝送相  
吾祖拮据以治生乃亦克有立奉養朱孺人順而  
且謹吾祖生吾父長矣而朱孺人或有所恚吾祖

輒跽請曰得無兒有讐乎大人撻兒耳無自傷也  
朱孺人或遂撻吾祖吾祖則含笑跽受已尋起牽  
裾撫慰曰大人得無損乎必求歡顏乃已執朱孺  
人之喪其哀毀踰節竟三年不變一如喪種杏府  
君者先是陸孺人卒吾祖繼娶於曹相與居室甚  
歡也然曹乃微不當朱孺人心朱孺人既屬續吾  
祖乃謂曹曰吾毋不汝悅吾何忍復與汝偕亟以  
盂水擲地誓曰此覆水可收汝乃可我留耳因泣  
遣去曹亦大號相拜而別禮所稱子甚宜其妻父

母不悅出吾祖蓋誠信於心竟割愛而行之而求仁得仁亦豈有幾微之懟乎訥蓋聞之吾父母云而吾祖則曷嘗一以自言吾祖雖與伯祖析居然日過起居至老不衰吾伯祖嘗有難吾祖挺身以赴即被逮受詬箠甚絕不憾若是者數四吾伯祖志勝人號有崖岸而吾祖則肫肫悃悃無纖芥他腸對妻子與對人無異詞與人交確而且和即三尺童子遇之亦以禮以情盎然可即也人以故待吾伯祖多敬而待吾祖多愛吾祖雖平生無少迂

於人然所好惡甚公見節義事輒擊節稱嘆時時為誦不置聞人為非義即軒冕有勢力人輒呼其名怒目咤詈若加於已然者然而終身絕不指以暴於人也吾父少時吾祖訓令讀書嘗抱坐膝上口授章句所訓必正而陸孺人則篝燈績以伴訥自有知識至成人吾祖訓之尤篤率就外傳必先期誦吉致禮唯謹訥稍習為文辭則親買書肆中親為裝潢令易以繙閱至今手澤尚存也訥坐書室吾祖輒入誦昔人勸學語以勵訥嘗曰勿謂今

日不學而有來日勿謂今年不學而有來年芳歲  
易道隙駒甚駛努力勿懈嘗讀朱文公不自棄文  
心善之時時為訓釋一過因稱丈夫生當有益於  
時死當有聞於後不然幾何其不自棄也吾今已  
矣汝心勉之毋忘吾所期於汝矣平居極謹於禮  
歲時率訥祀先必躬必虔訥蓋從以有事者且二  
十年每祀未嘗見其不流涕也閩以內肅然入室  
必揚其聲吾母嘗為訥言吾自嬪汝家汝祖即盛  
暑時不衣幘不入入偶吾遇未嘗不遽避去其他

處大倫之際必森然不苟也吾祖疾吾父與訥目  
侍床下吾父偶言里中有生產日茂者吾祖遽視  
吾父謂曰汝雅不歆羨人今亦歆羨人耶疾革吾  
父痛泣吾祖曰孔子大聖人也尚生於世七十三  
年耳吾今且加一年矣何憾吾有子若孫又何不  
足吾怡然入地耳吾父請遺命乃曰吾何言吾祖  
宗之訓曰絕筆莫題僧道疏有錢多買聖賢書吾  
守以為格言汝第謹識之我逝汝苟延浮屠人微  
冥禧即妄矣訥又泣請所欲語時目且瞑尚顧囑

曰讀書而神氣竟不亂云嗚呼古謂考終令者吾  
祖信有之即謂之得正而斃也非耶繼祖母顧孺  
人之相吾祖也甚靜且專吾祖意有所存輒先知  
之敬聽從弗違吾祖重大倫謹正名有所昂庠其  
間顧孺人輒隨而昂庠其間陸孺人生吾父已有  
吾母矣而顧孺人始歸吾祖顧孺人竟無所出遂  
注心吾父視之若出自已者人謂吾父無母而有  
母顧孺人無子而有子也陸孺人遺二女一嫁一  
未嫁而顧孺人撫之尤勤且甚均二女視之亦不

知其非親母也處吾母婦姑間尤煦嫗而吾母孝  
事之亦孳孳然不知其非親姑也訥為兒時依顧  
孺人多於依吾母而顧孺人鞠育訥不異吾母當  
是時訥且不知顧孺人乃祖母非母矣而尚安知  
其非親祖母也顧孺人偕吾祖督農人治田者十  
餘年歲時作苦必先以勤身率其婦子而自親杼  
軸者尤力孀居時甚老矣蓋晝哭吾祖無筭而績  
尚不廢吾祖卒于嘉靖乙未三月初六日遡其生  
為天順壬午二月初九日顧孺人父某母嚴以天

順甲申七月初十日生顧孺人壽八十有八以嘉  
靖辛亥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子一即吾父娶吾母  
呂女二嫁沈雷嫁高文奎孫二長即訥娶吳亦以  
恩封孺人次詞吾庶母張出聘何孫女三嫁庠生  
郭登賢嫁庠生張勳嫁楊符曾孫二長治方應科  
試聘張為鴻臚署丞五岡張君女次澂聘陳為國  
子祭酒琴溪陳公孫女曾孫女一方諾尚寶司丞  
古石徐君子往陸孺人葬邵家灣祖塋之次且三  
十年於此矣堪輿家謂氣所鍾已久如他有吉壤

茲脊無洩於是吾父乃卜地頂山之麓是為新塋  
嗚呼古今有名稱於世者曷嘗不以有藉而然哉  
其上鴻漸青雲依日月之光邁會乘時矢謨奏猷  
厥有勲伐旌於旂常炳於丹青此如順風而呼執  
之所激聲必加疾其次圍筆之儒披覽墳籍驗諸  
時事究觀物理人情之變探考得失之故鏤肝耀  
心著一家之言以追往訓詔來者此亦足以垂見  
於後世若夫身處閭巷徒兢兢行誼至沒齒不少  
玷缺既無菟然斬截之行以龍言世而賈譽而時無

王公大人為之造廬推轂如白季之遇異缺劉表之遇龐公而以其耨且鎰於疆畔耕且耘於隴上者表而揚之以風於人而士之操觚著春秋者遺於見聞無所撫據闕然不為立傳如太史公重嗟於箕山者即有軼事亦漏不論竟泯泯也此豈可勝道哉即如吾祖固兢兢行誼至沒齒不少玷缺者顧一切機穽不待屏絕不事而性中本亦無之信理而行率其天良初未嘗有意驚竒節為名高此必不能使好異之倫相與扼腕抵掌而談也然

嚮使用世必不矯激行恠偽飾外貌以塗人耳目而內以饜其谿心苟遇大節亦必不肯輕於然諾竟脂膏突梯以媵媵於人而求苟容至決裂綱常之大坊可知也然惜也在閭巷無所藉以顯而不肖訥又不能奉教周旋務不忝於有位使夫原本厥初者知有貽穀之謀而因以歸其功而錫之光訥誠懼其闇沕弗章而無以為為善者之勸也謹用述吾祖大端乞當世鉅儒特為之載筆其所藏以期有耀於幽而且以告於後之人傳曰先祖有

美而不稱是不仁也無美而稱之是誣也今人之  
子孫蓋鮮有先祖有美而不稱者弟稱焉而弗誣  
者蓋有之矣而亦或鮮耳訥令稱吾祖之美皆吾  
祖所有寧猶有不能縷述者若曰飾其說為溢美  
之辭以誣吾祖且以自誣也則訥誠不敢伏唯照  
答幸甚謹狀

嚴文靖公集卷之十





